

宋

書

六



志第四

宋書十四

臣沈約

新撰

禮一

夫有國有家者禮儀之用尚矣然而歷代損益
每有不同非務相改隨時之宜故也漢文以人情
季薄國喪革三年之紀光武以中興崇儉七廟
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矯終斂去龔稱之
數晉武以丘郊不異二至并南北之祀互相即襲
以訖于今豈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應時之變

而已且閔子譏古禮退而致事叔孫創漢制化
流後昆由此言之任已而不師古秦氏以之致亡
師古而不適用王莽所以身滅然則漢魏以來
各揆古今之中以通代之儀司馬彪集後漢衆
注以爲禮儀志校其行事已與前漢頗不同矣
況三國鼎峙歷晉至宋時代移改各隨事立自
漢末剝亂舊章乖弛魏初則王粲衛覬典定衆
儀蜀朝則孟光許慈創理制度晉始則荀顛鄭
冲詳定晉禮江左則荀崧刁協緝理乖紊其間

名儒通學諸所論敘往往新出非可悉載今抄
魏氏以後經國誕章以備此志云

魏文帝雖受禪于漢而以夏數爲得天故黃初
元年詔曰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
冕樂則韶舞此聖人集羣代之美事爲後王制
法也傳曰夏數爲得天朕承唐虞之美至於正
朔當依虞夏故事若殊徽號異器械制禮樂
易服色用牲幣自當隨土德之數每四時之季
月服五十八日臘以丑牲用白其飾節旄自當

弘治四年

夫書志四

一

監生李秘

赤但節幡黃耳其餘郊祀天地朝會四時之服
宜如漢制宗廟所服一如周禮尚書令桓階等
奏據三正周復之義國家承漢氏人正之後當
受之以地正犧牲宜用白今從漢十三月正則犧
牲不得獨改今新建皇統宜稽古典先代以從
天命而告朔犧牲壹皆不改非所以明革命之
義也詔曰服色如所奏其餘宜如虞承唐但臘
日用丑耳此亦聖人之制也明帝即位便有改正
朔之意朝議多異同故持疑不決久乃下詔

曰黃初以來諸儒共論正朔或以改之爲宜或以不改爲是意取駁異于今未決朕在東宮時聞之意常以爲夫子作春秋通三統爲後王法正朔各從色不同因襲自五帝三王以下或父子相繼同體異德或納太麓受終文祖或尋干戈從天行誅雖遭遇異時步驟不同然未有不改正朔用服色表明文物以章受命之符也由此言之何必以不改爲是邪於是公卿以下博議侍中高堂隆議曰按自古有文章以來帝王

之興受禪之與干戈皆改正朔所以明天道定
民心也易曰革元亨利貞有孚改命吉湯武革
命應乎天從乎人其義曰水火更用事猶王者
必改正朔易服色也易通卦驗曰王者必改正
朔易服色以應天地三氣三色書曰若稽古帝
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初高陽氏以十一月
爲正蒙玉以赤繒高辛氏以十三月爲正蒙玉
以白繒尚書傳曰舜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
咸變於前故更四時改堯正詩曰一之日觴發

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傳曰一之日周正月
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詩推度災曰如有
繼周而王者雖百世可知以前檢後文質相因法
度相改三而復者正色也二而復者文質也以前
檢後謂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二月爲正
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有虞有周
皆以十一月爲正後雖百世皆以前代三而復也
禮大傳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正度量考文章
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樂稽曜嘉曰禹將受位天

意大變迅風雷雨以明將去虞而適夏也是以
舜禹雖繼平受禪猶制禮樂改正朔以應天從
民夏以十二月爲正法物之始其色尚黑殷以十
二月爲正法物之牙其色尚白周以十一月爲
正法物之萌其色尚赤能察其類能正其本則
嶽瀆致雲雨四時和五稼成麟皇翔集春秋十
七年夏六月甲子朔日有蝕之傳曰當夏四月
是謂孟夏春秋元命苞曰王者受命昭然明於天
地之理故必移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以

明天命一聖人之寶質文再而改窮明相承周則
復始正朔以改則天命顯凡典籍所記不盡於此
略舉大槓亦足以明也太尉司馬懿尚書僕射
衛臻尚書薛悌中書監劉放中書侍郎刁幹

博士秦松解趙怡中侯中詔季岐以爲宜改侍中

繆襲散騎常侍王肅尚書郎魏衡太子舍人

黃^缺以爲不宜改青龍五年山荏縣言黃龍見

帝乃詔三公曰昔在庖犧繼天而王始據木德

爲君養民自自茲以降服物氏號開元著統者既

膺受命曆數之期握皇靈遷興之運承天改
物序其綱紀雖炎黃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夏
后世系相襲同氣共祖猶豫昭顯所受之運
著明天人去就之符無不革易制度更定禮
樂延羣后班瑞信使之煥炳可述于後也至于
正朔之事當明示變改以彰異代曷疑其不然
哉文皇帝踐阼之初庶事草創遂襲漢正不革
其統朕在東宮及臻在位每覽書籍之林搃公
卿之議夫言三統相變者有明文云虞夏相因

者無其言也曆志曰天統之正在子物萌而赤地統之正在丑物化而白人統之正在寅物成而黑但含生氣以微成箸故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則又始言天地與人所以相通也仲尼以大聖之才祖述堯舜範章文武制作春秋論究人事以貫百王之則故於三微之月每月稱王以明三正迭相爲首夫相述堯舜以論三正則其明義豈使近在殷周而已乎朕以眇身繼承洪緒旣不能紹

上聖之遺風揚先帝之休德又使王教之弛者不
張帝典之闕者未補亶亶之德不著亦惡可
已乎今惟三統之次魏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
爲正考之羣藝厥義彰矣改青龍五年春三
月爲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
白戎事采黑首之白馬建太赤之旗朝會建大
白之旗主自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歲不同至於郊
祀迎氣禘祀烝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
令中氣晚早敬授民事諸若此者皆以正歲斗

建爲節此曆數之序乃上與先聖合符尚契重
規疊矩者也今遵其義庶可以顯祖考大造之
基崇有魏惟新之命於戲王公群后百辟卿士
靖康厥職帥意無怠以未天休司徒露布咸
使聞知稱朕意焉案服色尚黃據土行也犧
牲旂旗一用殷禮行殷之時故也周禮巾車職
建大赤以朝大白以即戎此則周以正色之旗
朝以先代之旗即戎魏用殷禮變周之制故建
大白朝大赤即戎也明帝又詔曰以建寅之月

爲正者其牲用玄以建丑之月爲正者其牲
用白以建子之月爲正者其牲用騂此爲牲
色各從其正不隨所祀之陰陽也祭天不嫌
於用玄則祭地不得獨疑於用白也天地用牲
得無不宜異邪更議於是議者各有引據
無適可從又詔曰諸議所依據各參錯若陽
祀用騂陰祀用黝復去祭天用玄祭地用黃如
此用牲之義未爲通也天地至尊用牲當同
以所尚之色不得專以陰陽爲別也今祭皇

帝天自去皇后地天地郊明堂宗廟皆宜同
其別祭五郊各隨方色祭日月星辰之類用駢
杜稷山川之屬用玄此則尊卑方色陰陽衆
義暢矣三年正月帝崩齊王即位是年十二
月尚書盧毓奏烈祖明皇帝以今年正日棄
離萬國禮忌日不樂甲乙之謂也烈祖明皇帝
建丑之月棄天下臣妾之情於此正日有甚
甲乙今若以建丑正朝四方會群臣設盛樂
不合於禮博士樂祥議正日旦受朝貢群臣

奉贄後五日乃大宮女會作樂太尉屬朱誕
議今因宜改之際還脩舊則元首建寅於
制爲便大將軍屬劉擘議宜過正二日乃朝
賀大會明令天下知朋亡之日不朝也詔曰省
奏事五內斷絕柰何柰何烈祖明帝以正旦棄
天下每與皇太后念此日至心有剝裂不可以
此日朝群辟受庶及賀也月二日會又非故也聽
當還夏正月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
子孫哀慘永懷又百冬正朔得天數者其以建

天數者其以建寅之月為歲首

晉武帝太始二年九月羣公奏唐堯舜禹
不以易胙改制至於湯武各推行數宣尼荅
為邦之問則曰行夏之時路冕之制通為百代
之言益期於從政濟治不繫於行運也今大
晉繼三皇之蹤踵舜禹之迹應天從民受禪
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比如有虞遵唐
故事於義為弘奏可孫盛曰仍舊非也且晉
為金行服色尚赤考之天道其違甚矣及宋

受禪亦如魏晉故事

魏明帝初司空王朗議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初猶然或有世而改有中元後元元改彌數幣後之號不足故更假取美名非古也述春秋之事曰隱公元年則簡而易知載漢世之事曰建元元年則後不見宜若古稱元而已明帝不從乃詔曰先帝即位之元則有延康之號受禪之初亦有黃初之稱今名年可也於是尚書奏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

咸寧宜爲大和元年詔

缺字

周之五禮其五爲嘉嘉

缺字

春秋左氏傳

曰晉侯問襄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
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
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
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
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
處之今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
假備焉晉侯許諾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

假鐘磬焉禮也賈服說皆以爲人君禮十二而冠也古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以癸未歲反禮周公冠成王命史祝辭辭告也是除喪冠也周公居東未反成王冠弁以開金滕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年十五服除周公冠之而後出也按禮傳之文則天子諸侯近十二遠十五必冠矣周禮雖有服冕之數而無天子冠文儀禮云公侯之有冠禮夏末造之王

鄭皆以爲夏末上下相亂篡弒由生故作公侯
冠禮則明無天子冠禮之審也大夫又無冠禮
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周人年五
十而有賢才則試以大夫之事猶行士禮也故
筮曰筮賓冠於阼以箸代醮於客位三加彌尊
皆士禮耳然漢氏以來天子諸侯頗采其議志
曰儀從冠禮是也漢順帝冠又兼用曹褒新禮
褒新禮今不存禮儀志又云乘輿初加緇布進
賢次爵弁武弁次通天皆於高廟王公以下初

加進賢而已按此文始冠緇布從古制也冠於宗廟是也魏天子冠一加其說曰士禮三加加有成也至於天子諸侯無加數之文者將以踐阼臨民尊極德備豈得復與士同此言非也夫以聖人之才猶三十而立況十二之年未及志學便謂德成無所勸勉非理實也魏氏太子再加皇子王公世子乃三加孫毓以爲一加再加皆非也禮詞曰令月吉日又以歲之正以月之令魯襄公冠以冬漢惠帝冠以三月明無定月

也後漢以來帝加元服咸以正月晉咸寧二年
秋閏九月遣使冠汝南三東此則晉禮亦有非
必歲首也禮冠於廟魏以來不復在廟然晉武
惠冠太子皆即廟見斯亦擬在廟之儀也晉穆
帝孝武將冠先以幣告廟訖又廟見也

晉惠帝之爲太子將冠也武帝臨軒使兼司徒
高陽王珪加冠兼光祿勳屯騎校尉華廙贊冠
江左諸帝將冠金石宿設百僚陪位又豫於殿
上鋪大牀御府令奉冕幘簪導袞服以授侍中

常侍太尉加幘太保加冕將加冕太尉跪讀祝
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衮職
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無極眉壽
惟期介茲景福加冕訖侍中繫玄紉侍中脫絳
紗服加衮服冠事畢太保率羣臣奉觴上壽王
公以下三稱萬歲乃退按儀注一加幘冕
而已

宋冠皇太子及蕃王亦一加也官有其注晉武
帝太始十年南宮王承年十五依舊應冠有司

議奏禮十五成童國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之宜又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典於是制諸王十五冠不復加命元嘉十一年管道侯將冠詔曰管道侯義綦可克日冠外詳舊施行何禎冠儀約制及王堪私撰冠儀亦皆家人之可遵用者也

魏齊王正始四年立皇后甄氏其儀不存晉武帝咸寧二年臨軒遣太尉賈充策立后楊氏納悼后也因大赦賜王公以下各

有差百僚上禮太康八年有司奏昏禮納
徵大昏用玄纁束帛加珪馬二駟王侯玄
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用玄纁束帛加羊
古者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穀珪諸侯加
大璋可依周禮改璧用璋其羊鴈酒米玄
纁如故諸侯昏禮加納米吉期迎各帛五
匹及納徵馬四匹皆令夫家自備唯璋官
爲具之尚書朱整議按魏氏故事王娶
妃公主嫁之禮天子諸侯以皮馬爲庭實

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以大璋漢高后制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馬四匹魏聘后王娶妃公主嫁之禮用絹百九十匹晉興故事用絹三百匹詔曰公主嫁由夫氏不宜皆爲備物賜錢使足而已唯給璋餘如故事成帝咸康二年臨軒遣使兼太保領軍將軍諸葛恢兼太尉護軍將軍孔愉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即日入宮帝御太極殿羣臣畢賀非禮也王者昏禮禮無其制春秋祭公逆

王后于紀穀梁左氏說與公羊又不同而漢魏遺事闕略者衆晉武惠納后江左又無復儀注故成帝將納杜后太常華恒始與博士參定其儀據杜預左氏傳說主婚是供其婚禮之幣而已又周靈王求婚於齊齊侯問於晏相子相子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姑姊妹則稱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此則天子之命自得下達臣下之荅徑自上通先儒以爲丘明詳鍊其事蓋爲王者婚

娶之禮也故成帝臨軒遣使稱制拜后然其
儀注又不具存康帝建元元年納后褚氏
而儀注陞者不設毛頭殿中御史奏今迎皇
后依昔成恭皇后入宮御物而儀注至尊袞
冕升殿毛頭不設未量處又案昔迎恭皇后
唯作青龍旂其餘皆即御物今當臨軒
遣使而立五牛旂旗毛頭畢罕並出即用
故至今闕詔曰所以正法服升太極者以敬其
始故備其禮也今云何更闕所重而撤法物邪

又恭后神主入廟先帝詔后禮宜有降不宜建
五牛旗而今猶復設之邪既不設五旗則毛頭畢
罕之器易具也又詔曰舊制既難準且於今而備
亦非宜府庫之儲唯當以供軍國之費耳法
服儀飾粗令舉其餘兼副雜器停之及至
穆帝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太常王彪
之始更大引經傳及諸故事以正其禮深
非公羊婚禮不禱主人之義又曰王者之於
四海無非臣妾雖復父兄之親師友之賢

皆純臣也夫崇三綱之始以定乾坤之儀安有
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
下之卑而稱天父之名以行大禮遠尋古禮
無王者此制近求史籍無王者此比於情不

安於義不通案咸寧二年納悼皇后時弘
訓太后母臨天下而無命戚屬之臣爲武皇
父兄主婚之文又考大晉已行之事咸寧故
事不稱父兄師友則咸康華恂所上合於舊
也臣愚謂今納后儀制宜一依咸康故事

於是從之華恒所定六禮云宜依漢舊及
大晉已行之制此恒猶識前事故王彪之
多從咸康由此也惟以取婦之家三日不舉
樂而咸康群臣賀爲失禮故但依咸寧
上禮不復賀也其告廟六禮版文等儀皆
彪之所定也詳推有典制其納采版文壘
書曰皇帝咨前太尉參軍何琦渾元資
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如以奉天地宗廟社
稷謀于公卿咸以宜率由舊典今使使持

節太常彪之宗正姓所以禮納采主人曰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必備數采擇臣從祖弟故散騎侍郎準之遣女未聞教訓衣履若而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太尉參軍都卿侯糞土臣何琦稽首再拜承制詔次問名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兩儀配合承天統物正位于內必俟令族重章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問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到重宣

中詔問臣名族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祿大夫雩婁侯禎之遺玄孫先臣故豫州刺史關中侯暉之曾孫先臣安豐太守關中侯散之孫先臣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外出自先臣故尚書左丞胄之外曾孫先臣故侍中關內侯夷之外孫女年十七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納吉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人謀龜從僉曰貞吉敬從典禮今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納吉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

中詔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憂懼不堪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納徵版文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之女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

廟永承天祚以玄纁皮帛馬羊錢璧以章典禮今

使使持節司徒某太常某以禮納徵主人曰皇帝

嘉命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寵以典禮備物典策欽

承舊章肅奉典制次請期版文皇帝曰咨某官

某姓謀于公卿大筮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禮

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請期主人曰皇

帝嘉命使某重宣中詔吉日惟某可迎臣欽承舊
章肅奉典制次迎版文皇帝曰咨某官某姓歲
吉月令吉日惟某率禮以迎今使使持節太保某
太尉某以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
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兩
臣蝼蟻之族猥承大禮言愛懼戰悸欽承舊章肅
奉典制其稽首承認詔皆如初谷孝武納王皇
后其禮亦如之其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迎皆
用白鴈白羊各一頭酒米各十二斛唯納徵羊

一頭玄纁用帛三匹絳二匹緗二百匹虎皮二枚錢二百萬玉璧一枚馬六頭酒米各十二斛鄭玄所謂五鴈六禮也其珪馬之制備物之數

校太康所奏又有不同官有其注古者昏冠皆有醮鄭氏醮文三首具存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四月皇太子納妃六禮文與納后不異百官上禮其月壬戌於太極殿西堂叙宴二宮隊主副司徒征北鎮南三府佐揚充江三州網彭城江夏南譙始興武陵廬陵南豐七國侍郎以上諸

二千石在都邑者竝豫會又詔今小會可停妓
樂時有臨川曹太妃服明帝泰始五年十一月有司
奏按晉江左以來太子昏納徵禮用玉一虎皮二未
詳何所準况或者虎取其威猛有彬炳玉以象德
而有潤栗珪璋既玉之美者豹皮義兼炳蔚熊羆
亦昏禮吉徵以類取象亦宜竝用未詳何以遺文
晉氏江左禮物多闕後代因襲未遑研考今法章徵
儀方將大備宜憲範經籍稽諸舊典今皇太子昏
納徵禮合用珪璋豹皮熊羆皮與不下禮官詳依

經記更正若應用者為各用一為應用兩博
士裴昭明議案周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鄭
玄注云束帛以儀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
以虎豹皮各具豈謂婚禮不辨王公之序故取
虎豹皮以尊革其事乎虎豹雖文而徵禮
所不用熊羆吉祥而婚典所不及瑋璋雖美或
為用各異今帝道弘明徽則光闡儲皇聘
納宜準經誥凡諸僻謬並合詳裁雖禮代不同
文質或異而鄭為儒宗既有明說守文淺見

蓋有惟疑兼太常丞孫詵議以爲聘幣之
典損益惟義歷代行事取制士婚若珪璋之
用實均璧品采豹之影義齊虎文熊羆表
祥繁衍攸寄今諸后崇聘禮先訓遠皮玉
之美宜盡暉備禮稱束帛儷皮則珪璋數
合同璧熊羆文豹各應用二長兼國子博
士虞龢議案儀禮納徵直云玄纁束帛雜皮
而已禮記郊特牲云虎豹皮與玉珪非虛作
也則虎豹之皮居然用兩珪璧宜仍舊各二

也參詵蘇二議不異今加珪璋各一豹熊羆皮各二以蘇議爲允詔可

晉武帝太始十年將聘拜三夫人九嬪有司奏禮皇后聘以穀珪無妾媵禮贄之制詔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於是臨軒使使持節兼太常拜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嬪

漢魏之禮公主居第尚公主者來第成婚司空王朗以爲不可其後乃革

凡遣大使拜皇后三公及冠皇太子及拜蕃王

帝皆臨軒其儀太樂令宿設金石四廂之樂
於殿前漏上三刻侍中侍臣冗從僕射中謁
者節騎郎虎賁旌頭遮列五牛旗皆入虎
賁中郎將羽林監分陛端門內侍御史謁者
各一人監端門廷尉監平分陛車西中華門
漏上三刻殿中侍御史奏開殿之殿門南止
車門宣陽城門軍校侍中散騎常侍給事
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外殿夾御座尚書令
以下應階者以次入治禮引大鴻臚入陳九賓

漏上四刻侍中奏外辦皇帝服袞冕之服升太極殿臨軒南面謁者前北面一拜跪奏大鴻臚臣某稽首言群臣就位謹具侍中稱制曰可謁者焚拜在位皆再拜大鴻臚稱臣一拜仰奏請行事侍中稱制曰可鴻臚舉手曰行事謁者引護當使者當拜者入就拜位四廂樂作將拜樂止禮畢出官有其注舊時歲旦常設蕭茨桃梗磔雞於宮及百寺門以禳惡氣漢儀則仲夏之月設之有桃卯無磔雞案明帝大脩禳禮故何晏禳祭據

雞牲供穰粿之事，磔雞宜起於魏也。邠本漢所
以輔邠，金又宜魏所除也。但未詳改仲夏在歲
旦之所起耳。宋皆省而諸郡縣此禮往往猶存。上
代聘享之禮雖頗見經傳，然首尾不全。叔孫
通傳載通所制漢元會儀綱紀粗舉，施於今
又未周備也。魏國初建事多兼闕，故黃初三
年始奉璧朝賀。何承天云：魏元會儀無存者。
案何禎許都賦曰：元正大饗，食壇彼西南，旗幕
峨峨，檐宇弘深。王沈正會賦又曰：華幄映於飛

雲朱幕張于前庭絙青帷於兩階象紫極
之崢嶸延百辟于和門等尊卑而奉璋此則大
饗悉在城外不在宮內也臣案魏司空王郎奏
事曰故事正月朔賀殿下設兩百華鐙對於三階
之間端門設庭燎火炬端門外設五尺三尺鐙月
照星明雖夜猶晝矣如此則不在城外也何王
二賦本不在洛京何云許都賦時在許昌也王
賦又云朝四國於東巡亦賦許昌正會也晉
武帝世更定元會注今有咸寧注是也傳玄

元會賦曰考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藝
採秦漢之舊儀定元正之嘉會此則兼採
衆代可知矣咸寧注先正一日守宮宿設王
公卿校便坐於端門外大樂鼓吹又宿設四廂
樂及牛馬帷閣於殿前夜漏未盡十刻群
臣集到庭燎起火上賀謁報又加賀皇后還
從雲龍東中華門入謁詣東閣下便坐漏
未盡七刻群司乘車與百官及受執贄郎
下至計吏皆入詣陞部立其陞衛者如臨

軒儀漏未盡五刻謁者僕射大鴻臚各奏群
臣就位定漏盡侍中奏外辦皇帝出鍾鼓作
百官皆拜伏太常導皇帝升御座鍾鼓止百
官起大鴻臚跪奏請朝賀治禮郎讚皇帝
延王登大鴻臚跪讚蕃王臣某等奉白璧各
一再拜賀太常報王悉登謁者引上殿當御座
皇帝興王再拜皇帝坐復再拜跪置御座前
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治禮郎引
云特進匈奴南單于子金紫將軍當大鴻臚

西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當大行令西皆
北面伏大鴻臚跪讚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
羔鴈雉再拜賀太常讚皇帝延君登禮引
公至金紫將軍上殿當御座皇帝興皆再拜
皇帝坐又再拜跪置璧皮帛御座前復再拜
成禮訖讚者引下殿還故位王公置璧成禮時
大行令並讚殿下中二千石以下同成禮訖以贄
授贄郎郎以璧帛付謁者羔鴈雉付太官太
樂令跪奏雅樂以次作樂乘黃令乃出車皇帝

罷入百官皆坐書晷漏上水六刻諸蠻夷胡客
以次入皆再拜訖坐御入三刻又出鍾鼓作謁者僕
射跪奏請群臣上御謁者引王公至二千石上殿千
石六百石停本位謁者引王誥尊酌壽尊跪授侍
中侍中跪置御座前王還自酌置位前謁者跪奏
蕃王臣某等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侍中曰觴
已上百官伏稱萬歲四廂樂作百官再拜口飲
又再拜謁者引諸王等還本位陛者傳就席群
臣皆跪諾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各於殿上上

壽酒登歌樂外太官令又行御酒御酒外階太官
令跪授侍郎侍郎跪進御座前乃行百官酒
太樂令跪奏奏登歌三終乃降太官令跪請
御飯到陛群臣皆起太官令持羹跪授司
徒持飯跪授大司農尚食持案並授侍郎
侍郎跪侍御座前群臣就席太樂令跪奏
食舉樂太官行百官飯案遍食畢太樂
令跪奏請進儻儻以次作鼓吹令又前跪奏
請以次進衆伎乃召諸郡計吏前授敕

戒於階下宴繼亦畢謁者入跪奏請罷退鍾
鼓作群臣北面再拜出江左更隨事立位大體
亦無異也宋有天下多仍舊儀所損益可知矣
晉江左注皇太子出會者則在三恪下王公上
宋文帝元嘉十年升在三恪上

魏制蕃王不得朝覲明帝時有朝者皆由特
恩不得以爲常晉太始中有司奏諸侯之國其
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爲二番三歲而周周
則更始若臨時有解却在明年來朝之後更蒲

三威乃復不得從本數朝禮執壁如舊朝
之制不朝之歲各遣卿奉聘奏可江左王
侯不之國其有授任居外則同方伯刺史二千
石之禮亦無朝聘之制此禮遂廢

正旦元會設白虎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虎
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案禮記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
杜貴自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杜預入
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

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
公呼而進之曰蕢豈蕢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
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
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
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
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
夫唯刀匕是供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也平公曰寡
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盥洗而揚觶公
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至于人既畢

獻斯揚解謂之杜舉白虎樽蓋杜舉之遺
式也畫爲虎宜是後代所加欲令言者猛如
虎無所忌憚也

漢以高帝十月定秦且爲歲首至武帝雖

改用夏正然朔猶常饗會如元正之儀魏晉

則冬至日受苗內國及百寮稱賀因小會其儀

亞於歲且晉有其注宋永初元年八月詔曰

慶冬使或遣不役宜省今可悉停唯元正大

慶不得廢耳郡縣遣冬使詣州及都督府

者亦宜同停

孫權始都武昌及建業不立郊兆至末年太
元元年十月祭南郊其地今秣陵縣南十餘
里郊中是也晉氏南遷立南郊於巳地非禮
所謂陽位之義也宋武大明三年九月尚書右
丞徐爰議郊祀之位遠古蒐聞禮記燔柴於
大壇祭天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漢初甘泉河
東裡埋易位終亦徙於長安南北光武紹祚
定二郊洛陽南北晉氏過江悉在北及郊兆之

議紛然不一又南出道狹未議開闡遂於東
南已地創立丘壇皇宋受命因而弗改且居民
之中非邑外之謂今聖圖重造舊章畢新
南驛開塗陽路脩遠謂宜郊正午以定天位
博士司馬興之傅郁太常丞陸澄並同爰
議乃移郊兆於秣陵牛頭山西正在宮之午地
世祖崩前廢帝即位以郊舊地爲吉祥移還本
處北郊晉成帝世始立本在覆舟山南宋太
祖以其地爲樂游苑移於山西北後以其地

爲北湖移於湖塘西北其地卑下泥濕又移於
白石邨東其地又以爲湖乃移於鍾山北京道
西與南郊相對後罷白石東湖北郊還舊處
南郊皇帝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官掌清者亦
如之致齋之朝御太極殿幄坐者絳紗褰黑介
幘通天金博山冠先郊日未晡五刻夕牲公卿
京兆尹衆官悉壇東就位太祝史牽牲入到
榜稟犧令跪白請省牲舉手曰膾太祝令繞
牲舉手曰充太祝令牽牲詣庖以二陶豆酌

毛血其一奠皇天神座前其一奠太祖神座前
郊之日未明八刻太祝令進饌郎施饌牲用蠶
粟二頭群神用牛一頭醴用秬鬯藉用白茅
玄酒一器器用匏陶以瓦樽盛酒瓦圻斟酒璧
用蒼玉蒯席各二不設茵蓐古者席藁晉
江左用蒯車駕出百官應齋及從駕填街
先置者各隨申攝從事上水一刻御服龍袞
平天冠外金根車到壇東門外博士太常
引入到黑攢太祝令跪執匏陶酒以灌地皇

帝再拜興群臣皆再拜伏治禮曰興博士太常引皇帝巾至南階脫舄升壇詣罍盥黃門侍郎洗爵跪授皇帝執樽郎授爵酌秬鬯授皇帝跪奠皇天神座前再拜興次詣太祖配天神座前執爵跪奠如皇天之禮南面北向一拜伏太祝令各酌福酒合置一爵中跪進皇帝再拜伏飲福酒訖博士太常引帝從東階下還南階謁者引太常外壇亞獻謁者又引光祿外壇終獻訖各降階還本位太祝

送神跪執匏陶酒以灌地興直南行出壇門
治禮舉手白群臣皆再拜伏皇帝盤治禮曰
興博士跪曰祠事畢就燎博士太常引皇帝
就燎位當壇東階皇帝南向立太祝令以案
奉玉璧牲體爵酒黍飯諸饌物登柴壇施設
之治禮舉手曰可燎三人持火炬上火發太祝
令等各下壇壇東西各二十人以炬投壇火半
柴傾博士仰白事畢皇帝出便坐解嚴天子
有故則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獻其亞獻猶終獻

太常光祿勳也北郊齋夕牲進孰及乘輿百官
到壇三獻悉如南郊之禮唯事訖太祝令牲玉
饌物詣壇置牲上訖又以一牲覆其上治禮舉
手曰可糝二十人俱時下土填壇欲半博士仰
白事畢帝出自魏以來多使三公行事乘輿罕
出矣魏及晉初儀注雖不具存所損益漢制可
知也江左以後官有其注

魏文帝詔曰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旦夕常於
殿下東面拜日煩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郊神

之道也黃初二年正月乙亥朝日于東門之外
按禮天子以春分朝日於東秋分夕月於西今
正月非其時也漢郊祀志帝郊太畤平旦出竹
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此爲即用郊日不
俟二分也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朔朝日于
東郊八月己丑夕月于西郊此古禮也白虎
通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此其義也尚書
太傳迎日之詞曰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
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其敬拜

迎日于郊吳時郎陳融奏東郊頌吳時亦行此禮也晉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依舊車駕朝日寒溫未適可不親出詔曰禮儀宜有常如所奏與故太尉所撰不同復爲無定制間者方難未平故每從所奏今戎事弭息唯此爲大案此詔帝復爲親朝日也此後廢

殷祠皇帝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百官清者亦如致齋之日御六極殿幄坐著絳紗褵熏介幘通天金博山冠祠之日車駕出百官應

齊肅從駕留守填街先置者各依宣攝從事
上水一刻皇帝著平冕龍衮之服升金根車
到廟北門訖治禮謁者各引太樂太常光祿
勳三公等皆入在位皇帝降車入廟脫舄盥
及洗爵訖升殿初獻奠爵樂奏太祝令跪
讀祝文訖進奠神座前皇帝還本位博士
引太尉亞獻訖謁者又引光祿勳終獻凡禘
禘大祭則神主悉出廟堂爲昭穆以安坐不
復停室也晉氏又有陰室西殤治禮引陰室

以次奠爵于饌前其功臣配饗者設坐於庭
謁者奠爵于饌前皇帝不親祠則三公行事
而太尉初獻太常亞獻光祿勳終獻也四時
祭祀亦比且於將祭必先夕牲其儀如郊晉武帝
太始七年四月帝將親祠車駕夕牲而儀遽
不拜詔問其故博士奏歷代相承如此帝曰非
致敬宗廟之禮也於是實拜而還遂以為制
太康中有司奏議七月一日合朔奠冬烝夕
牲同日可有司行事詔曰夕牲而令有司行事

非也改擇上旬他日案此則武帝夕牲必躬臨拜而江左以來復止也晉元帝建武元年十月辛卯即晉王位行天子殷祭之禮非常之事也孝武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及應丞祠中書侍郎范甯奏案喪服傳有死宮中者三月不舉祭不別長幼之與貴賤也皇女雖在嬰女孩臣竊以為疑於是尚書奏使三公行事昔漢靈帝世立春尚齋迎氣東郊尚書左丞歐殺陌使於南書寺於是詔書曰議

郎蔡邕博士任敏問可齋祠不得無不宜邕等
對曰按上帝之祠無所爲廢宮室至大陌使至
微日又寬可齋無疑甯非不知有此議然不從
也魏及晉初祭儀雖不具存江左則備矣官有
其注

祠大社帝太稷常以歲二月八月二社日祠之
太祝令夕牲進孰如郊廟儀司空太常大司
農三獻也官有其注周禮王親祭漢以來有
司行事

漢安帝元初六年立宗祠於國西北城亥地祠
儀比泰社日月將交會太史上合朔尚書先
事三日宣攝內外戒嚴摯虞決疑曰凡救蝕
者皆箸赤幘以助陽也日將蝕天子素服
避正殿內外嚴警言太史登靈臺伺候日變
更伐鼓於門聞鼓音侍臣皆箸赤幘帶劔入
侍三臺令史以上皆各持劔立其戶前衛
尉卿馳繞宮伺察守備周而復始日復常
乃皆罷魯昭公十七年六月朔日有蝕之祝

史請所由叔孫昭子曰日有蝕天子不舉樂
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又以
赤絲爲繩繫社祝史陳辭以責之社勾龍之
神天子之上公故責之合朔官有其注昔漢
建安中將王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朝士
疑會不共詣尚書令荀文若諮之時廣平
計吏劉邵在坐曰梓慎禪竈古之良史猶
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
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

異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文若及衆人咸喜而從之遂朝會如舊日亦不蝕劭由此顯名魏史美而書之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三月朔太史奏日蝕而不蝕晉文王時爲大將軍大推史官不驗之負史官荅曰合朔之時或有日掩月或有月掩日月掩日則蔽障日體使光景有虧故謂之日蝕日掩月則日於月上過謂之陰不侵陽雖交無變日月相掩必食之理無術以知是以

嘗禘郊社日蝕則接祭是亦前代史官不能審蝕也自漢故事以爲日蝕必當於交每至其時申警言百官以備日變故甲寅詔有備蝕之制無考負之法古來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歷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䟽密而已負坐之條由本無術可課非司事之罪乃止晉武帝咸寧三年四年並以正旦合朔却元會改魏故事也晉元帝天興元年四月合朔中書侍郎孔愉奏曰春秋日有蝕

之天子伐鼓于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於朝
臣自攻也案尚書符若日有變便伐鼓於
諸門有違舊典詔曰所陳有正義輒敕外
改之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朝
士復疑應却會與否庾冰輔政寫劉劭議
以示八坐于時有謂劭爲不得禮意苟文
若從之是勝人之一失故蔡謨遂著議非之
曰劭論災消異伏又以慎竈猶有錯失太史
上言亦不必密其理誠然也而去聖人垂制

不爲變異豫廢朝禮此則謬矣災祥之發所以譴告人君王者所重誠故素服廢樂退避正寢百官降物用幣伐鼓躬親而救之夫敬誠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寧慎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於巷黨以喪不見星行故日蝕而止柩曰安知其不見星也今史官言當蝕亦安知其不蝕乎夫子老聃豫行見星之防而劭實人狀一聖賢之成規也魯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

之災事既過猶退懼未已故廢宗廟之祭
祝聞天皆將至行慶樂之會於禮乖矣禮
記所云諸侯入門不得終禮者謂日官不豫言
諸侯既入見蝕乃知耳非先聞當蝕而朝會不
廢也別此可謂失其義指劉劭所執者禮記
也夫子老聃巷黨之事亦禮記所言復遠而
反之進退無據荀令所善漢朝所從遂使
此言至今見稱莫知其謬後來君子將擬
以爲式故正之云爾於是冰從衆議遂以

却會至永和中殷浩輔政又欲從劉劭議不
却會王彪之據咸寧建元故事又曰禮云諸
侯旅見天子不得終禮而廢者四自謂卒暴
有之非爲存其事而繳幸史官推術繆錯
故不豫廢朝禮也於是又從彪之相承至今
耕籍之禮尚矣漢文帝脩之及昭帝幼即
大位耕於鈞盾弄田明帝永平十五年二月
東巡耕於下邳章帝元和三年正月北巡耕
於懷縣魏三祖皆親耕籍晉武帝太始四

年有司奏始耕祠先農可有司行事詔曰
夫民之大事在祀與農是以古之聖王躬耕
帝籍以供郊廟之粢盛且以訓化天下近代
以來耕籍止於數步中空有慕古之名曾
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
脩千畝之制當與群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
以帥天下主者詳具其制并下河南處田地
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平良中水者若無官田
隨宜便換不得侵民人也自此之後其事便

廢史注載多有闕止元哀二帝將脩耕籍
賀循等所上注及襄憲爲胡中所定儀又
未詳允元嘉二十年太祖將親耕以其久廢
使何承天撰定儀注史學生山謙之已私鳩
集因以奏聞乃下詔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
爲天一夫輟耕饑者必及倉廩旣實禮節
以興自頃在所貧耗家無宿積陰陽暫偏
則人懷愁墊年或不稔而病乏比室誠由政
德未孚以臻斯弊抑亦耕桑未廣地利多

遺宰守微化導之方萌庶忘勤分之義求
言弘濟明發載懷雖制令亟下終莫懲勸
而坐望滋殖庸可致乎有司其班宣舊條
務盡敦課遊食之徒咸令附業考覈勤惰
行其誅賞觀察能殿嚴加黜陟古者從時
脉土以訓農功躬耕帝籍敬供粢盛仰瞻
前王思遵令典便可量處千畝考上元辰
朕當親率百辟致禮郊甸庶幾誠素獎被
斯民於是斟酌衆條造定圖注先立春

九日尚書宣攝內外各使隨局從事司空大農
京尹令尉度宮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畝
開阡陌立先農壇於中阡西陌南御耕壇於
中阡東陌北將耕宿設青幕于耕壇之
上皇后帥六宮之人生種稔之種付藉田令耕
日太祝以一大牢告祠先農悉如祠帝社之儀
孟春之月擇上辛後吉亥日御乘耕根三蓋
車駕蒼駟青旂著通天冠青幘朝服青
袞帶佩蒼蒼玉璽王以下至六百石皆青唯三

臺武衛不耕不改服。章車駕出衆事如郊
廟之儀。車駕至藉田。侍中跪奏。尊降車臨
壇。天司農跪奏先曲。辰巳享。請皇帝親耕。太
史令讚曰。皇帝親耕。三推三反。於是群臣以次
耕。王公五等開國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
七反。士九推。九反。士田命率其屬耕。竟畝
灑種。卽耨禮畢。魏氏雖天子耕藉。其蕃鎮
諸侯並闕百畝之禮。晉武帝末有司奏古諸
侯耕藉百畝躬秉耒耜以奉社稷宗廟以

勸率農功今諸王治國宜脩耕藉之義然未
施行宋太祖東耕後乃班下州郡縣悉備其
禮焉

周禮王后帥內外命婦蠶於北郊漢則東
郊非古也魏則北郊依周禮也晉則西郊宜
是與籍田對其方也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
命中宮蠶于北郊按韋誕后蠶頌則于時
漢注已亡更考撰其儀也及至晉氏先蠶蟲多
采魏法晉武帝太康六年散騎常侍華嶠

奏先王之制天子諸侯親耕千畝后夫人躬蠶
桑今陛下以聖明至仁脩先王之緒皇后體資
生之德合配乾之義而教道未先蠶禮尚闕
以爲宜依古式備斯盛典詔曰古者天子親籍
以供粢盛后夫人躬蠶以備祭服所以聿遵
孝敬明教示訓也今籍田有制而蠶禮不脩中
間務多未暇崇備今天下無事宜脩禮以示
四海其詳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參今宜明
年施行於是使侍中

聚草定其儀皇后

采桑壇在蠶室西帷宮中門之外桑林在其
東先蠶壇在宮外門之外而東南取民妻六
人爲蠶母蠶將生擇吉日皇后箸十二笄依
漢魏故事衣青衣乘油蓋雲母安車駕六馬
女尚書箸貂蟬佩璽陪乘載筐鉤公主三夫
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公太夫人公夫人及縣鄉
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婦命婦皆步搖衣
青各載筐鉤從蠶桑前一日蠶官生蠶箸
薄上桑日太祝令以一大牢祠先蠶皇后至

宋書志四 四十二
西郊升壇公主以下陪列壇東皇后東面躬
桑采三條諸妃公主各采五條縣鄉君以下
各采九條悉以桑授蠶母還蠶室事訖皇后
還便坐公主以下以次就位設饗賜綰各有
差宋孝武大明四年又脩此禮

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魏國作泮宮于鄴城
南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於洛陽齊王
正始中劉馥上疏曰黃初以來崇立大學二
十餘年而成者蓋寡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

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實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黜陟陳榮辱之路不從晉武帝太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聽留詔已試經者留之其餘遣還郡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咸寧二年起國子學蓋周禮國之貴遊子弟所謂國子受教於師氏者也太

康五年脩作明堂辟雝靈臺孫休永安元年
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爲先所以導世治性
爲時養器也自建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
以目前趨務棄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
淳則傷化敗俗其按舊置學官立五經博
士覈取應選加其寵祿科見史之中及將
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
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
其譽以淳王化以隆風俗於是立學元帝爲

晉王建武初驃騎將軍王導上疏夫治化
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庠
序設而五教明則德化洽通彞倫攸叙有
恥且格也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
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
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沾肌
骨習以成性有若自然日遷善遠罪而不
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佐雖王之嫡子
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士

咸先本之于學故周禮鄉大夫獻賢能之
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
人知士之所貴由乎道存則退而脩其身
脩其身以及其家正家以及於鄉學於鄉
以登於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已敦素之業
箸浮僞之道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則
忠用之莅下則仁即孟軻所謂未有仁而
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
禮教陵替頌聲不興于今二紀傳曰三年

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而况
如此其父者乎先進漸忘揖讓之容後生
唯聞金革之響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
之道彌遠華僞之風遂滋非所以習民靖
俗端本抑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
當傾危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將滌穢
蕩瑕撥亂反正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校
闡揚六藝以訓後生使文武之道墜而復
興方今小雅盡廢戎虜扇熾節義陵遲國

恥未雪忠臣義士所以扼腕拊心禮樂政
刑當茲陳以俱濟者也苟禮義膠固純風
載洽則化之所陶者廣而德之所被者大
義之所屬者深而威之所震者遠矣由斯
而進則可朝服濟河使帝典闕而復補王
綱弛而更張饕餮改情獸心革面揖讓而
蠻夷服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者豈難
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三苗化魯僖作泮
宮而淮夷平桓文之垂朝皆先教而後戰今

若聿遵前典興復教道使朝之子弟竝入
于學立德出身者咸習之而後通德路開
而偽塗塞則其化不肅而成不嚴而治矣
選明博脩禮之士以爲之師隆教貴道化
成俗定莫高於斯也散騎常侍戴邈又上
表曰臣聞天道之所運莫大於陰陽帝王
之至務莫重於禮學是以古之建國教
學爲先國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庠序
黌校之儀皆所以抽導幽滯啓廣才思

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與禮脩學於洙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受業身通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寂漠豈天下小於魯國賢哲乏於曩時厲與不厲故也自頃遭無妄之禍社稷有綴旒之危寇羯飲馬於長江凶狡虎步於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爲茂草四海之內人跡不交霸主有旰食之憂黎民懷荼毒之痛戎

首交并于中原何遽籩豆之事哉然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况曠載累紀如此之久邪今未進後生目不覩揖讓升降之禮耳不聞鐘鼓管絃之音文章散滅胡馬之足圖讖無復遺於世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咨嗟也夫治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迭用久長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術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以天下未壹非與

禮學之時此言似是而非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後又必三年而通一經比須寇賊清夷天下平泰然後脩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褰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瑩磨之功荆隨發采琢之美不亦良乎愚以世喪道久民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

之覺也今天地造始萬物權輿聖朝以神
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
載之絕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
於上宰輔篤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
之者焉是故雙劔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
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實在所以感之而已臣以闇淺
不能遠識格言謂宜以三時之隙漸就經始
太興初議欲脩立學校唯周易王氏尚書鄭

氏古文孔氏毛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鄭
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二人其儀
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博士太常
荀崧上疏曰臣聞孔子有云才難不其然乎
自喪亂以來經學尤寡儒有席上之珍然
後能弘明道訓今處學則闕朝廷之秀任
朝則廢儒學之美昔咸寧太康元康永嘉
之中侍中常侍黃門之深博道奧通洽
古今行爲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

堂奉酬顧問二則叅訓門子以弘儒學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常之職以得藉用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宜憲章令軌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聖德欽明應運登禪受終于魏崇儒興學治致升平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閣東序圖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

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
猶是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
教傳稱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
義乖自頃中夏殄瘁講誦遏密斯文
之道將墜于地陛下聖哲龍飛闡弘祖烈
申命儒術恢崇道教樂正雅頌於是乎
在江揚二州先漸聲教學士遺文於今爲
盛然方之疇昔猶千之一也臣學不章句
才不弘道階緣光寵遂忝非服方之華

寔儒風邈遠思竭駑駘庶增萬分願斯道
隆於百代之上搢紳詠於千載之下伏聞節
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負十有九人今
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中半今九以
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機餘暇時垂省覽
周易一經有鄭玄注其書根源誠可深惜
宜爲鄭易博士一人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
玄於禮特明皆有證據宜置鄭儀禮博士
一人春秋公羊其書精隱明於斷獄宜置

博士一人穀梁簡約隱要宜存於世置
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臣弒其君子
弒其父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
惡者誰罰綱紀亂矣孔子懼而作春秋
諸侯諱妬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
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唯春秋罪我者其
唯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邾親受無不
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丘明退撰
所聞而爲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

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竒偉學者好之儒者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俊斷決明審多可採用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亦師徒相傳暫立於漢時劉向父子漢之名儒猶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並行於先代通才未能廢今去聖久遠斯文將墜與其過廢寧過而立也臣以爲三傳雖同一

春秋而發端異趣案如三家異同之說義則
戰爭之場辭亦劔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
士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于元帝詔曰崧表
如此皆經國大務而爲治所由息馬投戈
猶可講藝今雖日不暇給豈忘本而道存
邪可共博議之有司奏宜如崧表詔曰穀
梁膚淺不足立博士餘如所奏會王敦之
難事不施行成帝咸康三年國子祭酒袁
瓌太常馮懷又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教也

崇典訓明禮學以示後生道萬物之性暢
爲善之道也宗周旣興文史載煥端委治
於南蠻頌聲逸於四海故延州入聘聞雅音
而嗟咨韓起適魯觀易象而歎息何者立
人之道於此爲首也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
軻皇皇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于今猶
存禮讓之風千載未泯疇昔陵替喪亂屢
臻儒林之教斲頽庠序之禮有闕國學索
然墳卷莫啓有心之徒抱志無由昔魏武身

親介胄務在武功猶尚息鞶披覽投戈
吟詠以爲世之所須者治之本宜崇況今
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
無虞江外靜謐如之何泱泱之風漠焉無聞
洋洋之美墜於聖世乎古人有言詩書
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留心經籍闡明
學義使諷頌之音盈於京室味道之賢

缺

是詠豈不盛哉疏奏帝有感焉由是
議立國學徵集生徒而世尚莊老莫肯用心

儒訓穆帝永和八年殷浩西征以軍與能
遣由此遂廢征西將軍庾亮在武昌開置且
學官教曰人情重六而輕財好逸而惡勞
學業致苦而祿荅未厚由捷徑者多故莫
肯用心洙泗邈遠風雅彌替後生放任不復
憲章典謨臨官宰政者務目前之治不
能閑以典誥遂令詩書荒塵頌聲寂漠
仰瞻俯省能乃歎慨自胡夷交侵殆三十
年矣而未革面嚮風者豈威武之用盡

抑文教未洽不足綏之邪昔魯秉周禮齊
不敢侮范會崇典晉國以治楚魏之君皆
阻帶山河憑城據漢國富民殷而不能保
其強大吳起屈完所以爲歎也由此言之禮
義之固孰與金城湯池季路稱攝乎大國
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爲之三年猶欲
行其義方況今江表晏然王道隆盛而不能
弘敷禮樂敦明庠序其何以訓彝倫而來
遠人乎魏武帝於馳騫之時以馬上爲家

逮于建安之末風塵未弭然猶留心遠覽
大學興業所謂顛沛必於是眞通才也今
使三時旣務五教並脩軍旅已敕正俎豆無
廢豈非兼善者哉便處分安學校處所
籌量起立講舍參佐大將子弟悉令入
學吾家子弟亦令受業四府博學識
義通涉文學經綸者建儒林祭酒使班
同三署厚其供給皆妙選邦彥必有其宜
者以充此舉近臨川臨賀二郡並求脩復

學校可下聽之若非束脩之流禮教所不及而欲階緣免役者不得爲生明爲條制令法清而人貴又繕造禮器俎豆之屬將行大射之禮亮尋薨又廢孝武帝太元元年尚書謝石又陳之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翼善輔性唯禮與學雖理出自然必須誘導故洙泗闡弘道之風詩書垂軌教之典敦詩悅禮王化以斯而隆甄陶九流羣生於是乎穆世不常治道亦時亡光武投戈而

習誦魏武息馬以脩學懼墜斯文若此之
至也大晉受命值世多阻雖聖化日融而王
道未備庠序之業或廢或興遂令陶鑄闕
日用之功民性靡素絲之益亶亶玄緒翳焉
莫抽臣所以遠尋伏念寤寐永歎者也今
皇威遐震戎車方靜將灑玄風於四區導
斯民於至德豈可不弘敷禮樂使煥乎可觀
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班下州郡並脩鄉
校雕琢琳琅和寶必至大啓群蒙茂茲成德

匪懈于事必由之以通則人競其業道隆學
備矣烈宗納其言其年選公卿二千石子弟
爲生增造廟屋百五十五間而品課無章
士君子恥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言之曰
臣聞弘化正俗存乎禮教輔性成德必資於
學先王所以陶鑄天下津梁萬物閑邪納
善潛被於日用者也故能疏通玄理窮綜
幽微一貫古今彌綸治化且夫子稱回以好學
爲本七十希仰以善誘歸宗雅頌之音流誅

千載聖賢之淵範哲王所同風自大晉中
興肇基江左崇明學校脩建庠序公卿子
弟並入國學尋值多故訓業不終陛下以
聖德玄一思隆前美順通居方導達物性
興復儒肆僉與後生自學建彌年而功無可
名憚業避役就存者無幾或假託親疾真
偽難知聲實渾亂莫此之甚臣聞舊制
國子生皆冠族華胄比列皇儲而中者混
雜蘭艾遂令人情恥之子貢去朔之鱣羊

仲尼猶愛其禮況名實兼喪面牆一世者乎
若以當今急病未皇斯典權宜停廢者別
一理也若其不然宜依舊準竊謂羣臣內外
清官子姪普應入學制以程課今者見生或
年在扞格方圓殊趣宜聽其去就各從所安
所上謬合乞付外叅議烈宗下詔褒納又不
施行朝廷及草萊之人有志於學者莫不
發憤歎息清河人李遼又上表曰臣聞教
者治化之本人倫之始所以誘達群方進

德興仁譬諸土石陶冶成器雖復百王殊禮質
文參差至於斯道其用不爽自中華湮沒闕里
荒毀先王之澤寢聖賢之風絕自此迄今將及
百年造化有靈否終以秦河濟夷徙海岱清通
黎庶蒙蘇鳧藻奮化而典訓弗敷雅頌寂蔑久
凋之俗大弊未改非演迪斯文緝熙宏猷將何
以光替時邕克隆盛化哉事有如賒而急寔此
之謂也亡父先臣回綏集邦邑歸誠本朝以太
元十年遣臣奉表路經闕里過覲孔廟庭宇傾

頓軌式頹弛萬世宗匠忽焉淪廢仰瞻俯慨不
覺涕流既達京輦表求興復聖祀脩建講學至
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奉被明詔采臣鄙議敕
下兗州魯郡準舊營飾故尚書令謝石令臣
所須列上又出家布薄助興立故鎮北將軍譙
王恬版臣行北魯縣令賜許供遣二臣薨徂成
規不遂陛下體唐堯文思之美訪宣尼善誘之
勤矜荒餘之凋昧愍聲教之未浹忠謂可重符
兗州刺史遂成舊廟四復數戶以供掃灑并賜

給六經講立庠序延請宿學廣集後進使油
然入道發剖琢之功運仁義以征伐敷道德
以服遠何招而不懷何柔而不從所爲者微
所弘甚大臣自致身輦轂于今八稔違親轉
積夙夜匪寧振武將軍何澹之今震扞三齊
臣當隨反裝回天色感戀罔極乞臣表付外
參議又不見省

宋高祖受命詔有司立學未就而崩太祖元嘉
二十年復立國子學二十七年廢

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車駕親率羣司行養老之禮於太學於是王祥爲三老鄭小同爲五更今無其注然漢禮具存也

晉武帝太始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雖行鄉飲酒之禮詔曰禮儀之廢久矣乃令復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匹丞博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三年惠帝元康九年復行其禮

魏齊王正始中齊王每講經使太常釋奠先聖先師於辟雍弗躬親晉惠帝明帝之爲太

子及愍懷太子講經竟竝親釋奠於太學太子進爵於先師中庶子進爵於顏淵元帝詔曰吾識太子此事祠訖便請王公以下者昔在洛時嘗豫清坐也成穆孝武三年亦皆親釋奠孝武時以太學在水南縣遠有司議依升平元年於中堂權立行太學于時無復國子生有司奏應須二學生百二十人太學生取見人六十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奏可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元

嘉二十二年天子釋奠采晉故事官有其注
祭畢太祖親臨學宴會太子以下悉豫

兵者守國之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
之兵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而凡
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戰陳之辨鼓鐸
鐻鈞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䟽數之節
遂以蒐田獻禽以祭杜仲夏教芟舍如振
旅之陳遂以苗田如蒐之法獻禽以享禘
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以獮田如蒐之法

致禽以祀方仲冬教大鬪遂以狩田獻禽以享
蒸蒐者蒐索取其不孕者也苗者爲苗除
害而已獮者殺也從秋氣所殺多也狩者
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漢儀立秋
日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以薦陵廟
名曰獮劉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
執弩射牲太宰令以獲車送陵廟於是乘
輿還宮遣使以束帛賜武官肄孫吳兵法
戰陳之儀率以爲常至獻帝建安二

漢書志四
十一年魏國有司奏古四時講武皆於農隙
漢西京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都試今兵
革未偃士民習素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
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
承漢制奏可是冬治兵魏王親金鼓以令進
邊

延康元年魏文帝爲魏王是年六月立秋治
兵于東郊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親令金鼓
之節

明帝太和元年十月治兵于東郊晉武帝
太始四年九年咸寧元年太康四年六年
冬皆自臨宣武觀大習衆軍然不自令進
退也自惠帝以後其禮遂廢

元帝太興四年詔左右衛及諸營教習依
大習儀作鴈羽杖成帝咸和中詔內外諸
軍戲兵於南郊之場故其地因名鬪場自
後蕃鎮相廩諸方伯徃徃閱習然朝廷無
事焉太祖在位依故事肄習衆軍兼用漢

魏之禮其後以時講武於宣武堂元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場主胄奉詔列奏申攝克日校獵百官備辦設行宮殿便坐武帳於幕府山南岡設王公百官便坐幔省如常儀設南北左右四行旌門建獲旗以表獲車殿中郎一人典獲車主者二人收禽吏二十四人配獲車備獲車十二兩校獵之官箬袴褶有帶武冠者脫冠者上纓二品以上攤刀備梨麾幡三品以

下帶刀皆騎乘將領部曲先獵一日遣屯
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甄護軍一人督
左甄大司馬一人居中董正諸軍悉受節
度殿中郎率獲車部曲在司馬之後尚書
僕射都官尚書五兵尚書左右丞都官諸
曹郎都令史都官諸曹令史幹蘭臺治書
侍御史令史諸曹令史幹督攝糺司校獵
非違至日會於宣武場列爲重圍設留守
填街位於雲龍門外內官道南以西爲上

設從官位於雲龍門內大官階北小官階南以西爲上設先置官位於行止車門外內官道西外官道東以北爲上設先置官還位於廣莫門外道之東西以南爲上校獵日平旦正直侍中嚴上水一刻奏槌一鼓爲一嚴上水二刻奏槌二鼓爲再嚴殿中侍御史奏開東中華雲龍門引仗爲小駕鹵簿百官非校獵之官箸朱服集列廣莫門外應還省者還省留守填街後部從

官就位前部從官依鹵簿先置官先行上
水三刻奏搥三鼓爲三嚴上水四刻奏外
辦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
軍校劔履進夾上閣正直侍郎負璽通事
令史帶龜印中書之印上水五刻皇帝出
箸黑介幘單衣乘輦正直侍中負璽陪乘
不帶劔殿中侍御史督攝黃麾以內次直
侍中次直黃門侍郎護駕在前又次直侍
中佩信璽行璽與正直黃門侍郎從護駕

在後不鳴鼓角不得誼譁以次引出警蹕
如常儀車駕出駟讚陛者再拜皇太子入
守車駕將至威儀倡引先置前部從官就
位再拜車駕至行殿前回輦正直侍中跪
奏降輦次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
伏起皇帝降輦登御坐侍臣升殿直衛鞞
戟虎賁毛頭文衣鷄尾以次列階正直侍
中奏解嚴先置從駕百官還便坐幔省帝
若躬親射禽變御戎服內外從官以及虎

賁悉變服如校獵儀韞戟抽鞘以備武
衛黃麾內外從入圍裏列置部曲廣張
甄圍旗鼓相望銜枚而進甄周圍會督
甄令史奔騎號法施令春禽懷孕蒐而
不射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不射皮革齒
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不射甄會大司
馬鳴鼓蹙圍衆軍鼓譟警角至武場止
大司馬屯北旌門二甄帥屯左右旌門殿
中中郎率獲車部曲入次北旌門內之右

皇帝從南旌門入射禽謁者以獲車收載
還陳於獲旗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各送詣
獲旗下付收禽主者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
復屯殿中郎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充庖
厨列言統曲日正厨置尊酒俎肉于中逵以
犒饗校獵衆軍再晡正直侍中量宜奏嚴
從官還著朱服鞞戟復鞘再嚴先置官先還
三嚴後二刻正直侍中奏外辦皇帝著黑介
幘單衣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

侍郎軍校進夾御坐正直侍中跪奏還宮
次直侍郎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乘
輿登輦還衛從如常儀大司馬鳴鼓散
屯以次就舍車駕將至威儀唱引留守填
街先置前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至殿
前回輦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直侍中
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乘輿降入正
直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
散騎侍郎軍校從至閣亦如常儀正直侍

中奏解嚴內外百官拜表問訊如常儀
訖罷

志第四

宋書十四